



师为范

教师节特别策划

美丽的眼睛

欧阳明勇

暑假结束,阳光依然灿烂。我就要读高二了。

我懒懒地来到学校时,教室里早已开始上课了。我慢吞吞地来到教室门口,调整一下呼吸,作出气喘吁吁的样子,然后,我立正,稍息,大声说:“老师好,报告!”

教室里马上活跃起来,大家都笑了。因为我来了嘛,我是大家的“开心果”啊。奇怪,教室里怎么是一个女教师在上课?语文老师什么时候换人了?那个发起怒来喜欢拍桌子吹胡子的老师呢?

女教师停住了讲课,转过头,注视了我一会,说:“进来吧。”

我赶忙找个位置坐下来,这才发现,我们班的同学都在偷偷议论,这个老师好靚!

真的,难怪那些捣蛋鬼今天都老老实实的,老师吸引力大嘛!后来大家都在议论。张小国说她头发靚,“像瀑布一样啊”;刘科说她身材靚,用“婀娜多姿”来形容,毫不过分;有的说她普通话靚,像中央台的李瑞英一样好听;甚至有人说,这个老师连走路都咯样“迷死人”呀。

下课后,我了解到这位老师姓周,据说教学经验丰富。尽管老师们都说我坏,坏得一无是处无可救药没有希望了,其实我认为自己语文这一科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写作文,这是我认为我还能存在课堂上的唯一理由。我喜欢在上课时信马由缰地写一些自以为是故作高深无病呻吟的文字。除此之外,我在上课时便东瞧西望,与其他人讲一些笑话,逗逗周围的同学。

我心里说,她的课会不会让我喜欢呢?

开始的几天语文课,我老老实实的。一旦新鲜感消失,我开始故态复萌,我行我素,讲小话,做小动作。我想,再好的老师也不过如此,我反正没希望了。

有一天,我正埋着头写自己的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课堂变得静悄悄的了,静得仿佛阳光也在嘀嘀作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分钟后,我才发现情况不妙。一抬头,眼前赫然站的是周老师。

周老师开始用眼神瞪着我,足足有三分钟。我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已作好迎接暴风雨的准备。她镜片之后的眼神竟那样厉害,瞧得我的脸生疼生疼。忽然,她微笑着,保持着一种赏心悦目的微笑,拿起那个我视为宝贝的写作本,扫视了一下:“哦,在写什么呢?小刀,这个笔名有创意呀!”等着看我好戏的同学们都不禁笑了。“小刀……”有人在重复着。

我站在那,低着头,不停地玩

着笔杆,一言不发。

她走上讲台,用那双戴着厚厚眼镜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教室,说:“小刀,大家听听,多么有创意的名字!像刀一样锋利的智慧,像刀一样锐利的语言,像刀一样锋利的思想。可是,如果你平时不注意‘磨’的话,一定会锈蚀的。要记住,‘磨刀不误砍柴功’!”

大家都笑了,望着我。

我也笑了。我是一把锈蚀的刀?嘻嘻。

周老师眼神里也有了笑意。我发现,她最靚的地方同学们都说错了,周老师最靚的是眼睛。

“小刀,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哦,我再重复一遍问题……”

我这个“当且仅当”犯事时被罚站的学生,竟有机会回答一个问题!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勇敢些!”周老师在我耳边说。我抬头,就看见她的眼睛,闪烁着鼓励、期望和信任的光芒,让我心头一热。我深吸一口气,响亮地回答完这个问题。有生第一次,我这样自信。

老天爷!我在自卑的海洋里快要淹死了。

“不错,让我们为‘小刀’同学出色的表现而鼓掌!”周老师说。

顿时,我周围响起了令人窒息的掌声。我确信,我自信的大树就是被这掌声开始滋润得生意葱茏,那是自信的春天在茁壮。

我很出色吗?我很快为自己脑海里闪现的这一想法惊呆了。

我知道,我智慧的大门被一个神奇的咒语打开了。

从此,我不再是老师头疼的学生,不会再恶作剧地往女同学座位上放一个仙人球,然后叫她坐下。很多老师都惊异我的改变,但他们把原因归于我长大了,懂事了。他们有时会对我说,嘿,你有进步了!

我真的进步了,我的成绩上升得很快。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的一些文章竟被一些杂志登出来了;我还被选拔到市里参加生物奥数……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改变的真正原因。因为,在我的课堂里有一双眼睛,她告诉我:“你很出色!”

从此,我记住了在那镜片之后她那双美丽的微笑的眼睛。

周老师叫周美华,现在还在我们县城里任教。她美丽的微笑的眼睛,注定要在我一生的蓝天里闪烁着鼓励、期望和信任的母性光芒,像云一样,飘来飘去。

现在我从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回到家乡,我当了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我想用我——尽管并不美丽、但会永远充满微笑——的眼睛来打开更多学生的智慧之门。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在我的写作本上取的笔名,根本不叫“小刀”,而是“小倒”。我留过级,成绩是“倒”着走的,这是我当初给自己起笔名时,我在自卑的海洋里挣扎的姿态。

世上除了两个人,这事没人知道。



我的丈夫是教师

唐葭荣

“教师节”来临,我对先生的思念愈加强烈。

先生祥子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三代赤贫,父亲在他一岁多时撒手而去,母亲靠帮人家洗衣浆衫养家糊口。母亲一字不识,但对文化的膜拜令人汗颜。再苦再累,老人家无论三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总是蹲在河边洗衣、捶麻,承担着三个人的生计和两个书包,从不放弃,不祈求,不哭泣,坚持让儿子上大学深造。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祥子坐着轮船,打着赤脚,从湘潭到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求学。当时师院吃喝拉撒全由国家承担。母亲托人写信,每月将2元钱夹在信封里,便是祥子一个月的零花钱。因为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祥子比一般人更加勤奋。四年寒窗,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他终因“根正苗红”,毕业就分配到湖南与广西交界的穷乡僻壤一所乡村中学任语文教师。

乡村的孩子格外纯朴,家长格外厚道,有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执教,他们非常高兴,像过年似的欢迎贵客。在他们眼中,只有老师,没有“臭老九”!学生与家长对知识的渴求及对老师的尊重显得那么执着和热烈,那里真是一片净土!

同样,祥子也深深地被他们那种纯朴真挚的情感感动,决心当个优秀的山村教师。

祥子默默地耕耘在这片土地上。乡村中学,孩子们早上得步行七八里或十几里山路赶到学校。九点钟上课,中餐是各自带的干粮,没有午休。下午3点半放学,当地老师也便回家。空落落的学校是那么寂静,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毕竟才二十出头,爱热闹的祥子真有点不适应,他写信给母亲说:“儿子面向北方想念遥远的母亲……”他也想过要离开这个环境艰苦的学校,可是,每当看到学生和家家长那期盼的眼神,他于心不忍,最终决定留下来好好教书,不误学生前程,竭尽全力上好每堂课。一份汗水,一份收获,学区会考中,祥子教的班成绩最棒!他跟我说,在那里他阅读了许多许多的书,交了很多乡村朋友,与学生像亲兄弟一般融洽。因为祥子喜欢写些文艺作品,三年后,他被县文化局相中。当时通讯闭塞,为了便于联系,他调县四中任高中语文教师。1972年,我们结婚了,两地分居,他仍然坚持将学生带到毕业。直至我们第二个儿子降生时,祥子才调入衡阳市执教高中毕业班语文。

祥子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担任市重点中学语文教研组副组长,高三年级组组长,年年冲刺高考,总是喜报频传,创新高!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呕心沥血,心里只有学生而唯独没有自己。除了正常上课,他还撰写教学论文,参加学术交流,寒暑假教师培训,得上公开课。曾经,衡阳市名牌语文老师刘仕鸿领衔在市里上现代文学(现代剧)《红灯记》示范课。祥子虽然属中年教师,但擅长古代文学,上示范课《鸿门宴》,听课的老师爆满,里三层,外三层,那久经不息的热烈掌声,至今依然在我耳边响起……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时,衡阳日报刊登了祥子撰写的《园丁之歌》,在市里引起很大的反响,社会上掀起了尊师爱生的好氛围。祥子写的《团体赛》刊登在《儿童时代》和书刊《他保卫了什么?》,同时撰写的教学技巧与心得刊登在省、市教学论坛上。教育改革,学校进行了民意测验,其中有道测验问:你选择什么岗位?你将如何实施?全校教师仅仅两位选择当好人民教师,祥子便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年青老师后调市委宣传部工作。看来,祥子对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情有独钟——那是一份执着、热爱和坚守。

每到教师节和春节,是祥子收获的季节。桃李满天下,全国各地学生的明信片像雪花儿纷飞而来,祥子高兴得像个孩子,满满的幸福感、成就感油然而生,那种喜悦简直无法形容。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这孩子出息了,那学生真不错……

祥子离开我们已13年了,但他那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诲人不倦的教学风格永远铭记在我和他的学生们的心扉。

钥匙少了一把

杨素凤

我的钥匙扣上只有两把钥匙,一把是家里的,另一把是办公室的。这两把钥匙更新过多次,它们不离不弃伴随我30多年了。

期末考试完毕,我批阅完最后一摞试卷,核完分,站起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舒了一口气,看着这间我熟悉得像家一样的办公室,别有一番滋味。

下学期开学的日子,就是我退休的日子。

我把地扫了一遍,到隔壁办公室借了一把新式拖把,把地拖了两遍,然后把抹布漂洗干净,所有的办公桌擦拭了一遍,把电脑里与我有关的文件全部删除,椅子摆放整齐,窗台上的花草草浇足了水……

前几天,热心肠的组长就张罗要为我开欢送会。我说,算了吧,我悄悄来,就让我悄悄离开吧,不要惊扰大家。

组长说:那怎么行!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32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老教师开欢送会是我们语文组的光荣传统,要让老教师在离开的时候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他和另外的同事商议后,定了饭馆。教师倒会后,我们一拨人到了预定的餐馆。吃了一会儿,大家依次为我敬酒,祝福我开启新的生活。调皮的黄老师说:杨大姐,祝贺你功德圆满,以后要继续搀扶着姐夫,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准半途松手啊……

小宋老师说:常回家看看啊……

王老师马上用手机调出了《常回家看看》的音乐。

组长说:各位,现在请继续吃,继续喝,楼上雅座有高级音响设备,等会大家闹个酣畅淋漓……

周老师点了《送战友》,这首老歌大家都会,喝酒的、聊天的、嗑瓜子的都停了下来,大家的目光齐聚我:“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

这首歌以前唱过多次,都是轻飘飘的,风一样飘逝,我没有任何感觉,今天再唱,它仿佛触动了我内心所有柔软的情怀,我早已泪眼迷蒙……

我从兜里掏出钥匙链,摘下办公室的那把黄色钥匙,双手递给了组长……